

前進雨林

陳玉峯

一、阿吉仔

除了襁褓失憶時期之外，年屆花甲，我可沒有這種經驗。

兩位瑪達族小男孩引領著我，摸黑下走到平闊的溪床。我們語言不通，我比手劃腳探問如何大小解？大小孩走到橫貫溪床的一排石塊壘，選擇兩塊中隔湍急水流的石頭站立，脫下褲子示範，而後屁眼蹲低些，讓淙淙急水滌過，左手，必須是左手，拂拭兼清洗，一氣呵成，不留痕跡。我入鄉隨俗。

傍晚時分，四輪傳動的吉普，艱難地穿越只配叫做壕溝的道路，抵達蘇門答臘蘇北省的蠻荒聚落閃電村。我們尚未下車，村落的孩童便已蜂湧而至。如同電視上自然頻道的畫面，村人迅速聚集圍觀陌生動物的闖入者，我只能微笑面對，然後若無其事的搬運行李。

我們投宿在阿吉仔家，一棟台幣一萬六蓋得起來的木屋，村裏絕大多數住屋亦然。阿吉仔是村裡唯一的華裔，我第一眼看見他就很親切，他生就一副閩南人味，我的台語恰也可與他溝個半通，可是，他偏偏是保育人士的眼中釘，當然，他現在只是個針尖大的「破壞者」，然而，就像大白花鬼針草在 1980 年代偷渡入台，當時毫不起眼，不料 1990 年代以降，蛻變成為台灣荒地的野草大帝，統領半壁江山，現今氣焰更是鋪天蓋地、無草可及。阿吉仔必然會是個傳奇。

多年前阿吉仔是木材商人關老闆的伙計之一，關老闆為了伐取閃電村的森林，派遣他駐紮該村，陪著工人抬木頭。他在工作的六個月裏，與擔任翻譯的在地姑娘相戀結婚，而且，栽培他太太成為閃電村唯一的學士。至於阿吉仔唸了多少書，問問水牛或山羊就知道。

阿吉仔在此成家後，原想開雜貨店創業，但村莊太小，既有雜貨店主明暗手段讓阿吉仔死了心。於是，看得到的山產、土產、野生動植物、咖啡、橡膠、山竹……，什麼能吃、能賣，他都抓、種、搵轉，他放款給「呷飯真猛、做工懶惰」的在地人，一段時期後再折換他們的土

地。如今，村莊周遭的山竹園、橡膠林、咖啡樹，一塊塊、一角角都歸他名下。他現在最大的願望是，買一部卡車、四輪傳動車。

他的手腳、嘴巴活似過動兒。他拿出「等支琳」（註：穿山甲）的鱗片告訴我，外人蒐購最熱門，活隻 20 萬盾 1 公斤，他賣 3~4 隻就可蓋一棟住屋；他太太在村莊小學兼課，月薪不過是 2 斤穿山甲。略低價者如水鹿，1 公斤 5 萬盾，骨骼 3 萬盾。他設陷阱，12 月是榴槿濱紛落地、山豬聚集的時分，老虎也會光臨。此話不假，隔天我們前進雨林，林下發現了老虎宣示地盤的標誌。

村莊沒小偷，偷竊行為會被村人打死。阿吉仔喚令兩個小孩，帶我去「上廁所」。

二、夜話閃電村

半個世紀之前，我家使用的「番仔油燈」在此僻地還在燃燒，但燈火外殼或玻璃罩等，前進了 30 年。焰頭濃煙上竄，直似塗抹了整個燈頭上方的黑暗，孱弱晃動的亮光下，我們圍成一圈聊天，不時也瞥視阿吉嫂右手抄動著鍋、鏟，左手抱著嬰兒煮晚餐。那個燒著柴火的飯竈，我分不出與老祖母時代的有啥不同。

靠門大半圈，圍坐的是阿吉嫂的父親、哥哥、侄兒及其他瑪達人，他們吞雲吐霧著一包七千盾、12 支裝的，充滿丁香味的印尼煙，我試了一管，效果近乎烈酒。同行學源與他們七嘴八舌交談，我彷彿置身企鵝堆。於是，要求學源翻譯我的訪談。

口耳相傳，距離蘇北省多巴湖（Toba）東南方百餘公里，山區內地的閃電村（Sandean），至少在荷蘭人據印尼之前，早已是瑪達族人的一個小王國（註：雖然荷蘭人在 1602 年 3 月 23 日創立「荷屬東印度公司；VOC」，1607 年率先控制摩鹿加群島及爪哇西北，但直到 19 世紀才佔領蘇門答臘），國王名叫席拉賓那，他的聚落外圍種滿竹叢護衛，荷蘭人入侵時，他們曾經與之對抗。後來不知什麼原因，國王與他的部落外遷。今之住民何時遷入、為何遷入，村人似乎無人知曉。

無論是古老的竹圍國，或目前的閃電村，1950 年代之前皆在山坡地種植旱稻為主食，但現今所見，似乎以橡膠為首要，其他如山竹、咖

啡、榴槤、旱稻等等。村人也到森林內抽藤，雖然表面上那屬違法行為。為種植經濟林，他們向山林搶地，一塊塊原始森林斷續被伐倒。幸虧熱帶地區人較易流於慵懶，村人大約 8~9 點去割橡膠，中午之後沒有人有勁了。阿吉仔補充說，村人若真要工作，月收入 250 萬盾是常態，但光是抽煙就吸掉汗水的大半。

由於我比較關注雨林面向，我探問森林文化。意外地，多數村人一輩子從未踏進原始森林一步。這很弔詭，一個環山圍抱、以林為家的閃電村，村民卻對原始森林避之唯恐不及，問其理由大致有三：森林內有野獸、有魔鬼，以及沒啥好處何必進去，除非有特別的利益，否則他們寧願遠遠地望著山林。事實好像如此，因為隨後 3 天，我們僱請深入雨林的嚮導、挑夫頻頻迷路，帶我們走了些許冤枉路。

§ 傳說中的矮人族—山林守護神

森林內的魔鬼較具體的有兩類，一種是傳說中的矮人族，一種是像「金剛」的大動物。

阿吉仔的丈人表示，村人害怕遇見矮人鬼，因為矮人有法術，會讓人生病或發生奇怪而不幸的遭遇。進入山林就會冒犯矮人、對不起矮人。然而，沒有人見過矮人族，只說祖先、長輩曾經有人目睹過。

其實，在我進入閃電村的前夕，關老闆告訴我的矮人傳聞內容較精彩：

在西北斜貫東南的蘇門答臘脊樑山脈西南側山區，存有一種身高約 1 公尺的原始矮人族，他們的雙腿外八且扭轉，腳跟幾乎在前面而腳趾朝後。雖然腳部構造迥異，在林中行動快速且善跑。他們會講瑪達話，很會罵那些闖入森林的瑪達人，罵的話相當於台語的「錯幹譙！」或「我是你祖公」之類的；平地人如果入山伐木，矮人也會出來痛罵。平地人曾經組團要去擒捕矮人，但從未有人如願。矮人們裸體或穿樹皮。

「我是聽一些抽藤工人如是說，他們有人親眼看過矮人」關老闆強調之。

我聯想及南亞印度的尼格羅人（the Negroides；最早進入印度的非洲地理人種，他們身材短小，前額小而凸出，鼻子扁平，嘴唇寬厚。他們

被後來的達羅毗荼人消滅、同化或遠避深山叢林。他們崇拜榕屬樹木（例如菩提樹），具有對許多魚類、動物、植物的圖騰崇拜觀，這些原始信仰也融入後來印度信仰、文化、哲學的內涵）、台灣的賽夏矮人傳說、烏鬼洞、恆春半島的小黑人等等。我推測，這群非洲矮人大約在 8 萬 5 千年前進入印度，7 萬 5 千年前以降延伸蘇門答臘，更在 4~6 萬年前抵達澳洲。

無論如何，這些矮人族必然是蘇門答臘第一批真正的原住民，他們的魂魄理所當然是蘇門答臘的「地基主」，而且，他們更是森林保育、森林文化的始祖。我衷心夢想，有一天，我可以在印度、印尼或澳洲邂逅他們的後裔；我也相信，他們就是印度文化中藥叉（Yaksha；女藥叉即 Yakshi；以樹木為居處）的原型。

直到今天，矮人們的精靈依然捍衛著雨林。

§ 怪獸魅影

上上一代的族人說，古早古早的動物會講人話，其中，有一種像電影「金剛」的毛茸茸動物，很喜歡親近人類的女人。女人在煮飯時，牠就不知不覺中接近；女人若走進森林，「金剛」就出現，女人的同伴即使只在幾尺遠處叫著她，她也聽不見，而且同伴愈叫，「金剛」愈逼近。然而「金剛」怕火、怕男人，先前的閃電村與原始森林毗鄰，因此，只要有動物逼近，村人立即點燃火把，或男人聚集出來，動物就會知難而退。

我問歷來有無女人被「金剛」帶走或侵犯，據村人所知卻從未發生。「金剛」只是喜歡親近女人，並不傷害女人。從村民比手劃腳的深信不疑中，「金剛」似乎具有擾人神智、迷惑感官的特異功能，而且，也具備隱形的神奇。我反覆提問，只得到愈來愈神秘的答覆，彷彿原始森林透過「金剛」之類的怪獸，蛻變為瑪達人的禁忌。

循著生物學的按圖索驥，總能逼近閃電村人所謂的「金剛」，然而，無論是猩猩、人猿或任何靈長類，關鍵似乎不在動物，而是存在其文化中的某些未明禁忌、圖騰，阻擋著他們去接近原始森林吧？！何況不只是「金剛魅影」，還有個故事同樣傳達著神秘的恐懼。

有個女人說，當她還是童騷年歲，有天夜裡父親不在，還在吃母乳的妹妹一直哭啼，不管用什麼方式哄騙，嬰兒整整哭了大半夜。隔晨發現，環繞著她家一整圈，難以計數的老虎腳印觸目驚心。

沒有老虎的台灣，虎姑婆的民間故事成為多少孩童的夢魘，何況老虎噬人時有所聞的蘇門答臘。就在 3 天前，相隔 30~40 公里外的鄰近山區，抓山豬的陷阱誤捕了一隻蘇門答臘虎，我訪談了一位參與捕捉、兜售的軍官，據說將賣 500 萬盾，折合台幣 1 萬 5，一般係被製成標本而走私到國外。不用說此乃違法行為，不過，在此國度，如果在天平的兩端放上「法律」與「金錢」，「法律」往往是「高高在上」的一端。

§ 雨林滄桑

既然雨林擁有迷樣「金剛」、猛虎、施巫術的魔鬼，以及法律守護著，閃電村民也多不敢造次入內，為何原始森林還是骨牌般連鎖傾倒？答案依然俗得不得了，再精彩的神話也不值幾文錢，何況，隱藏在表象底層，資本帝國主義才是解放邪惡的根源。這個僻遠小村，遭受的，不過是萬里海濤最末稍的泡沫而已。今天我們從片單·西店浦昂（Padang Sidempuan）趨車來此，途中鄉間鴨群擋道，學源警告說這裡開車務必小心，千萬不能壓死母鴨，因為鴨主索賠的計價方法是：母鴨一窩蛋至少得算 10 個，5 年可孵出百隻小鴨，小鴨有 5 成是母鴨，可生出第 3 代千隻……，或諸如此類邪惡的童話。而進入閃電村聯外的恐怖路段，橡膠乳汁的惡臭陣陣逼人，但你不能說村民都是逐臭之夫。

許多閃電人與台灣人並無兩樣，談起森林只說「貴重木」，至於奇花異卉、什麼種屬分類，悉屬冥王星之外的事。因此，我探詢的方式，由最鉅大的樹問起。村人說山區的「罵懶弟（meranti）」樹徑可達 5~6 米，樹高 50 公尺。然而，土話所謂的「罵懶弟」指的是龍腦香科植物（Dipterocarpaceae）的柳桉屬（*Shorea*）樹木，台灣人統稱為「柳桉」，其又分「沒辣·罵懶弟（meranti merah）」、「怕弟·罵懶弟（meranti putih）」等等，在蘇門答臘，光是被叫做「沒辣·怕懶弟」的植物，在植物分類學上已知至少超過 26 個物種；1982 年的報告指出，蘇門答臘的龍腦香科樹種高達 112，其中有 11 個特有種。

東南亞的熱帶雨林係以龍腦香科優勢林為最大特徵，但這會帶來誤導。因此，當村民告訴我「罵懶弟」如何、如何時，幫助甚有限。然而，保育員利·馬蒂·達就·馬樓（Lis Maldi darjo Malau）給我的訊息，事關森林干擾與演替。

他說，閃電原始雨林只剩 200~300 公頃左右，但隔天現地所見，我才瞭解他所謂的次生林，其實就是砍掉一些鉅大木的局部演替林，而原始林即未曾有人伐木者，大樹正是原始林的特徵。準其標準，他下達原始林所剩無幾的判斷。至於「次生林」，他敘述，15~20 年前盜林者開鑿林道，點狀伐取貴重巨木，現場上有破爛卡車遺留為證，幾株未及運走的原木也尚未腐毀。如此擇伐後的林地約在 6 千至 1 萬公頃。又，5~8 年前有人盜墾林地，清除了 200 公頃左右的森林，種植橡膠。警察取締後，許多橡膠樹也死亡，林地循次生演替迄今。

現今如何？隔天我們前進雨林，就在林緣，目睹剛剛被伐倒的 1 公頃餘殺戮戰場，伐木工頭還是我們僱請上山的挑夫之一。目前村民的伐墾速率，每年在 1~20 公頃之間。

閃電村阿吉仔家的夜晚，我也訪知了一些風俗民情，其實，人世間再怎麼紛擾歧異，我們共有人性的基本盤。凌晨的暗夜星空深邃靜謐，兩條環繞村莊的男人溪、女人溪（村人男女各在一條溪洗浴），溪水聲隱約可聞，至於生界夜行者的派對則恆滿聽。

三、前進雨林

2 月 4 日夜宿的阿吉仔家，海拔或標高約 100 公尺，溪谷水源地約 75 公尺，此等地區昔日理應是地球上最繁茂的熱帶雨林王國，如今但為經濟林地，只在遠處溪畔，一株支柱根算不清的榕樹，張羅著最後一絲的想像空間。2 月 5 日我們前進雨林，預定紮營的溪畔標高 700 公尺，可資勘查的雨林，海拔最高部位當在 760 公尺。

常識告訴我，今天我所能邂逅的「熱帶雨林」必非典型，充其量是其分佈的上限。古人說至人無夢，偏偏我希望夢回終極雨林，一圓我年輕時代，苦讀理查那冊早我一年出世的《熱帶雨林》給予我無窮夢幻的渴盼，我依稀記得該書破題的第一段文字：

1492 年發現新大陸的哥倫布（1446？~1506 年），1493 年於靠近加那利羣島（Canary Island）時，航海日記上記載：「……它的陸地高聳，內陸山巒迭起、高山林立，……，它們千姿百態最是迷人，也都可親，更充滿千種的高大喬木，直是觸天。人家告訴我，這些樹終年不落葉，而以我所能瞭解的，如同我在西班牙五月天所見的翠綠與可愛，這些樹逕自依其天性，有的正盛花，有的在結果，有的處於另一階段……」據說，這是溫帶西方國度，最早對熱帶雨林的文字記錄。

然而亞熱帶或熱帶北界的台灣，本來即以常綠林為命盤，加上我最早投入綠色海洋學習的發端，即以台灣最熱帶的恆春半島為起點，因此，我對熱帶雨林的憧憬，是一種究竟式的孺慕，彷彿在等待天啟。

早上是被雞啼喚醒的。我推開木板窗櫺，看見一隻糾糾的公雞在樁頭上窮啼，而小羊跟隨母羊乞乳，清新的氣息來自山間的空靈，朝陽以正東偏南約 5~6 度偏角上升。

8 時 20 分，我們準備朝雨林開拔，村民與 20 餘個孩童又來圍觀，他們大抵樂於被拍照，只要立即顯示影像餵給他們，一陣哄笑他們即滿足。

我們沿著鄉間小徑走沒多久即需過溪，渡水後則穿梭於山竹、油棕、榴槤林間，再上登陡坡。坡地上村民圍籬農作，局部的旱稻結實纍纍。這條山徑大抵沿著溪谷右側的山腰挺升，沿途，除了人造林的柚木、榴槤之外，次生林、草本灌木糾結羣生，我無法鑑定出種小名，但約三分之一至半數的物種，屬名有把握。以下我所敘述的中文植物俗名，即最近似的台灣植物。

次生林木有野桐、血桐、白臼、桫欏、樹蕨等，灌木、草本、蕨類如柃木、九節木、水金晶、粉藤、烏蕨、原始觀音座蓮、青龍卷柏、竹葉草、風藤、雙蓋蕨、月桃、鉤藤、半邊羽裂鳳尾蕨、野牡丹科的多種草本等，也就是說，憑著台灣低地經驗，可辨別的蘇門答臘親緣種不在少數，當然，此行我只想感受熱帶生態系的氛圍，而非重操採鑑物種的舊業。

然而，親炙雨林的第一課即是重重一巴掌，一出次生林，一幅屍骨

橫前的慘狀映入眼簾，大約 1 公頃多的伐木區觸目驚心，這是阿吉仔委託莫嘎·哈西木安（Borkat Hasibuan）當工頭，新伐壑的戰場。我想我不必問合法、非法等愚蠢的問題。

我們艱難地走過這段路，之後，進入天然林區。

§ 初識雨林

伐區邊界的天然林下已被清除，另一批「死刑犯」的脖子已被架在斷頭檯上，我聽得見一片淒厲的哀號。從 11 時 40 分林緣進來，漫步於一片平坦無比的肩狀山背，直到下陡坡段起點為 11 時 51 分。這段再演替的天然林分，樹高約 30 公尺，胸徑多在 20~30 公分以下，估計平均樹齡當在 10 年以下，很可能即保育員馬樓所說的，2001~2004 年間的盜壑地，經次生或原始林緣天然下種，快速演替而來。

令我讚嘆的是熱帶地區驚人的再生能力，短短幾年時程，牠們就在虛空中打造出完全結構，即令這片林分係 1990 年代的盜伐跡地，它的更新速率仍屬猛健，光是這樣一股生機、生勁，就教人振奮不已。

第一樹層暨其下分化，隱約可劃分為 4 或 5 個層次，但總體空間幾乎被密麻枝葉所填塞。說是密麻，其實乃巧妙的「親而不密、疏而不離」，自林冠以下的透光均勻，千千萬萬植株一點也不雜亂，內在完整的秩序已完成，只差那類高聳入天的昂然巨木而已。目前的過度均勻無以名狀，我暫時叫它為「非常秩序」，只等那冠絕群倫的分離型巨木出現後，林下再做細部調整，則完美的雨林即已達成。

這段路叫我徹底放下什麼初生（primary）、次生（secondary）的人為囿見，保育就是保育、天然林的價值就是天然林本身，無庸再去灌注差別心；沒有任何人力足以營造眼前的「非常秩序」，無有什麼物質可以取代生命。該不該保護下來，乃價值觀的挑戰與檢驗，而非廉價感情的濫用，更非盲從與盲點的誤打誤撞。自然情操只能在自然環境中孕育，保育觀不只是「齊物論」而已，天然林就是我們身心靈的原鄉。

方才，每一株林木都發出求救的訊號，我告訴學源法師，無論如何這片危在旦夕的天然林務必立即伸出援手。這片林分，我相信牠相當於人類政治史上的「民主政治」階段，爾後，還會有更精進的政治改革。

走下陡坡，銜接原先盜伐者的卡車林道，不過，外觀上渾然不見路跡，只靠未運走的盜林原木為指標，而後，朝向我們煮茶小憩的溪谷地邁進。

這段下溪谷的斜徑兩側，略成規則地生長著數十株「菱葉棕」，土話叫「拉溫裳」，回台後我查物種學名應是 *Johannesteijsmannia altifrons*，牠們是蘇門答臘低地熱帶雨林的物種，由於當地人大量採其鉅型葉片用來蓋屋頂，加上熱帶雨林大滅絕，如今這種「屋頂草」植物已淪為「珍稀」行列，政府明令保育之。牠在這裡的出現，我認為是閃電村民種植的。

舊林道的次生林內，馬樓發現蘇門答臘虎宣示主權的標誌區，一處虎身恰可迴轉的林床上空間，很抽象，令我想起日本富士山腰「一座」空無一物的神社。又，我們沿途也撿拾了許多殼斗科喬木的堅果，至少分屬於不同兩物種所有，其中一種殼斗很像小西氏石櫟的校力類，牠扁圓盤狀的堅果及斗杯，直徑有寬達 6 公分者，這是這輩子迄今所見，最鉅大的殼斗果實。而殼斗科及樟科植物的現身，證實我原先估計，海拔 500~600 公尺以上地區已脫離典型的龍腦香科熱帶雨林，銜接亞熱帶樟殼林矣！然而，貴重木的「罵懶弟」還是不少，牠們正是懷璧其罪，引發盜林的標的。

我們在淙淙溪水旁喝茶、吃乾糧。旁側，野牡丹藤的紅果串妖豔，而船仔草黃色的小花躲藏在角落邊。之後，下午 2 時 13 分我們再度前行，穿梭於林海，且在 1 小時之後，抵達夜營地。整個路程遠比先前獲得的訊息短許多。

§ 雨林初夜

挑夫們先我們抵達紮營處，他們伐取樹蕨的大羽葉，墊在帳棚下，而後架帳、搭篷；他們就地取材，砍下許多小徑木，搭架兩個置物桌，下方則以三條短木柱作為鍋架，邊燒飯邊烤乾雨林內的濕柴。令我吃奇的是，無論大小樹，伐取而來的木條，支支筆直。雖然雨林的復原力甚強，總覺得少伐為尚，遂央請學源法師翻譯傳達，奈何隨後兩天不見有何改善。

這趟印尼行，乃應法師基金會之邀，嘗試瞭解基金會在搶救熱帶雨林的諸多面向，容或可提供些微建言或技術協助。我於 2009 年 1 月 29 日，由台灣搭機經新加坡抵棉蘭，2 月 4 日至閃電村，2 月 5 日終於置身雨林懷抱。至於此機緣，以及整個行程安排等，皆是張子見教授所促成，他本身亦全程參與。

其實，未成行之際，我是希望能有在雨林中獨處 2~3 天的體驗機會，今既以團體行動，不便作此要求，故而轉向與學源法師的溝通，他跟赤道這片土地具有共同性格，隨時擁有無限可能的爆發力道。

於是，在此雨林初夜，聆聽他與山林天機的因緣。至於我與雨林的對話，只藉末梢神經傳導。

法師娓娓道來他從傳統慈善事務、社會關懷，走到環保與教育的各類正負因緣或流變，從而專注人心與環境的終極救贖之道；他也說明理性、靈性或內在動機的反省機制，也就是發心十大願力的內涵。他是我所知道，最真誠搶救天然山林的實踐者之一，更該是成就大未來最富潛能者。

營帳內外，我分享著法師的理念或心念。

另一方面，打從我們抵達營地，或說不再連續走動時，一種細小的汗蜂即簇湧貼近。牠們停佇在汗水浸染的衣衫、帽沿、繫繩，汲取鹽分而如醉如癡。牠其實並不擾人，只專注於牠的天職，只要你學習牠的專注而觀察牠，你就不受其干擾。同理，我得學習林內所有聲籟、樹籟、識籟或天籟。

利用天光尚亮時段，我們在環營地大半周的溪流沐浴或如廁，而清澈溪水中有三種魚族悠然過活，牠們與我們作親密的接觸，一種譜寫洪荒故事的生活點滴，這對習慣文明慣習的人而言，當有開發感覺的革命。而下午 5 時 3 刻，知了奏鳴曲登場，翠玉鳩咕、咕四起，不時地，家族群居型的犀鳥從林冠上方雄渾地飛過，牠那間隔擺動的巨大雙翼，鼓起低沈的海濤似的聲浪，彷彿重型轟炸機臨空，還發出宏亮的「尅！尅！」叫聲。

入夜之後，鹿鳴、獸吼、蟲啼、蛙鼓，十方絡繹不絕的電子音樂、

古典交響搖滾而來，轟轟然合成一種堪稱偉大的寂靜。還有那樹雨，散落定音鼓似的禪定，以及斷落枝葉，製造小丑作弄般的驚嚇。

§ 雨林巡禮

「呼！呼！呼！呼！呼啊伊！——」這片雨林最囂張的樂音是黑長臂猿的起床號。5時50分，東南方百米外第一陣號角起奏，間斷鳴唱；6時1分，第二隻黑長臂猿自西方回應，而筒鳥、犀鳥、鳩鳥、八方大小蟲族絲竹齊鳴，在阿波羅金光指揮魔棒下，大地第九號交響曲的《快樂頌》澎湃開展。今天，我們將環繞營地周圍，循山稜、下溪谷，參拜山地雨林一番。

此番巡禮由保育員馬樓嚮導之，他具備豐富的野動經驗，手上還有衛星定位儀。我們先跨越溪流，溯登稜線，到達馬樓認為尚存的原始森林區找大樹，然而，我意不在找到多大的樹，事實上全球最巨大的樹大抵是美洲的世界爺（胸周達23公尺、直徑7.3公尺以上）等，最高的樹也是加州的另一種世界爺（達111公尺），或澳洲維多利亞的尤加利（高107公尺）等，最長壽的樹也絕非熱帶地區所能孕育，然而，普遍且眾多林木的平均高度，的確以熱帶地區為最。而我只想感受總體的感覺而已，何況，此山區基本上只是熱帶雨林的上部界，諸多熱帶雨林最顯著的特徵，例如巨大板根、幹生花、木質藤本、纏勒植物、附生植物等等，並不發達。

此間，就來自台灣山林的我而言，熱帶雨林最搶眼的形相（*physiognomy*）特色，在於林木的通直伸天，從最高層次到地被苗木，直得過火，直得很不自然，我只能如此認定：赤道上有條天體線，線的終端即太陽，也是擺垂，這條鐘擺恆在南、北回歸線處來回擺盪。赤道地區的累積陽光量最多，南北分配量等值，整個赤道地區上空，彷彿有股赤道正氣的浩大吸引力，吸得大、小樹族只知直楞楞地上抽，甚至忘了長側芽而無二心。顯然地，樹木在此，高生長遠遠拋開橫向生長，兩者不成比例。這樣的趨勢讓我不得不稱之為「赤道中心主義」。

由於我們一直走動著，生命樣相讓我目不暇給。這邊有雷擊巨木倒樹區，局部更新正進行；那邊木質藤本盤繞大造景；上方新葉如花；林

下樹洞散發未知的誘惑；一會兒子見發現冠青鸞（牠是鳳凰的原型，雉雞科的大型鳥種）求偶的大舞台；一下子保育員挑出一隻大馬陸，以致於注意力始終集中在外界，內視的部分常只是呼應外相的記憶在遊走，因而我的雨林印象變得模糊而紛雜。我想，這也是近鄉情怯，再者，我在台灣山林內罕有不熟識的物種，入山不過是回家鄉與舊識、親朋寒暄，相對的，在此物種爆炸式猛現的陌生地理區，沒有一株植物我可明確當下鑑定出，我蒙上厚厚一層心虛的知識障，以致於迷失了一份自在，如是壓力教我連情感也扭曲。我知道我在雨林中吃下的影像，得在出雨林之後始能反芻。

我們環山稜半圓之後，下走溪溝且上攀對岸，這段路稍難走，主要是因為濕滑，此乃熱帶地區斜坡走路的特徵。57年前出版的教科書中，理查生動地敘述：雨林的相片誤導人們以為雨林下難以跨越，事實上真正原始雨林林下通行無礙；走進雨林帶把彎刀或馬來短刀並非要砍出穿越道，而是為了做出回程的路標。行走雨林內之所以費時、費力，最主要是黏土濕滑，以及三不五時從頭頂上墜落的大、小枯枝落葉，而非植被濃密。的確，整趟雨林行，我粗略計算前行同伴滑倒的路跡破百。我似乎沒看過動物會滑倒，因為牠們沒穿鞋。

總之，我們繞行一周後回到營地。至於看這麼一回的目的、意義是何？何用？我知道基金會、法師及子見找我來，是因為他們認定我是植物、森林或保育「專家」，能看出一些門道，或提供些搶救天然林的依據。我也知道我是可以切入許多知識面，下點苦工，即足以營造說服別人的大小道理，然而，生命有何意義是活出來、講出來的，是修與行的同時完成。眾生的意義都各自在其內具足的，是無庸教導的。一株樹、一花草在說話並非講人話。在我心目中，一樹一羅漢、一花一草一觀音，但我想說、能說、已說、將說的，都不如沒說，這又教我如何能說？而我最盼望的，我在森林中屬於感覺、感知、感悟的，除了與植物本身的分享以外，更想與人分享，奈何皆屬不可說。

而熱帶雨林彰顯的生命原力強烈，它表達在孤擲一注的向上生長，好像在訴說我們遠比諸神幸福，只因我們隨時會死，終將必死，因而生

命的意義猛然凸出，也讓每一刻充滿爆炸似的生機、希望與無限的可能。失敗主義遠比死神更令人厭惡！死神可以創造英雄、譜寫可歌可泣的最精彩故事，締造無以計數的文化里程碑。

這趟雨林行，要逼出我堅實不動、不滅、永遠奮戰的主體。